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古論玄箸卷之六

君道論

亢倉楚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剿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悳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决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君耕后蠶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奄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

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恠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鶡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鶡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説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聽而睎之正為君子明者聽而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

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遂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虖！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之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

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
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
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虖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
皆黻悠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
靜正以勤悳則不言而自化吏黻悠以買譽則刑之
而不塞畏代主豈不知哉

燮昌色澤既蒼且貴

為君難論　　歐陽脩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納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諫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問于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亾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徃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醒發

大臣論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怒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

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惟其墜而撓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亾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亾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為大臣矣

有慨之言洞晰深鷙

權臣重臣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

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

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
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
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
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吝
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
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
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
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
肯觸忌諱冐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

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所謂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

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必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亦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

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為天子之大臣亦安敢
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
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
奪。昔申屠嘉為丞相。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
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
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
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意原出韓非子其言更醇白典切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富貴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

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

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未見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錐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

之修箭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

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
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
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
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
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
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
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
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
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

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介甫有意事功引用少年故用人只以事功論而語極深到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賢師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覇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絶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

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于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

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亾、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亾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亾也、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孟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刼代將田單詐騎刼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覇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

不可得也為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輙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覇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悟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

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

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
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
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
矣非喜與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
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
迭毀于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
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
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
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

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諸侯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

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

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亾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其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亾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援諸行伍之中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

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超於敗亾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為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畧於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䟦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向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

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盤於齊廷陳平窮於尸牖韓信餓于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于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絕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

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讀司馬公通鑑。如陟五嶽而俯中原。可以知公相業。吾於此文亦云。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為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之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鈎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

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覇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弒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奬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

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希文真士而誘人以名深心隱隱言外

諫論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説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説非乎曰仲尼之説純乎經者也吾之説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咲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

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其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蓋深思絕調只一術字翻一篇文字警懇不減戰國策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来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輙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務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宜參以覇政覇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鞅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

當劓者笞二百、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棰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棰、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

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雖有激之言極能破泥古之陋

崇厚論

朱穆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義非憚禮也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

有失而悳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相尚以誹謗謂之藏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

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

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盖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寧之失虔羨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刻之德播不滅之聲乃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醇羨

崇讓論

劉寔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

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

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於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

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行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儕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

實。論曰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
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来時開大舉。令
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
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
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
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
令其知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
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

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

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
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
孔子以為顔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
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
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
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
佚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是以其驗至矣得其
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
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

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
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
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
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
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
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
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
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
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不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

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差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

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獘。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與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實在可以經世而曲折蜿蜒有神

公謙論

王坦之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躰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隆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

扵矯代而不在扵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扵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矣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謙而廢公則自伐者忌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寔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

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

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怠於諒哉。

進一步說此品最貴

貴忠論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㳒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

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于飽

也貴臣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瘤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迺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

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潛夫論固亂世之志也而淡然有出世之味

辨奸論

蘇 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

衣食犬彘之食因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介甫方盛名嚮用惟明允先知之此論著明深

切炯洞千古張益公所以特識於表也

古論玄箸卷之六